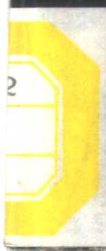


● 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人物传记丛书之四

● 隆美尔 ● 山本五十六 ● 曼施泰因

轴心三枭雄

万冲 晓娣
编著



轴心三梟雄

万冲 晓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 1 号

责任编辑:杨明生

封面设计:杨晓娟

轴 心 三 泉 雄

· 万 冲 晓 娣 编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71 号)

北京通县皇家印刷厂制版 北京通县建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16 毫米 1/32 开·13.3125 印张

字数:34,000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207-02776·1/K·311 定价:10.00 元

目 录

不想当军人.....	(1)
为希特勒所“垂青”.....	(11)
魔鬼之师.....	(17)
初师沙漠告捷	(28)
托布鲁克受挫	(37)
孤注一掷	(47)
成为陆军元帅	(61)
与蒙哥马利较量	(74)
指挥最后一次沙漠坦克大战	(85)
告别非洲	(98)

受冷遇的时光.....	(111)
布设海峡死亡地带.....	(124)
诺曼底登陆.....	(138)
为德国人民着想.....	(151)
命丧主子.....	(158)

山本五十六

崭露头角.....	(166)
坚信航空优先思想.....	(174)
抵制三国同盟.....	(187)
情系烟花女子.....	(195)
走向荒海.....	(216)
企图以奇制胜.....	(222)
“偷袭”珍珠港.....	(232)
惨败中途岛.....	(244)
督战南太平洋.....	(261)
命丧荒林.....	(271)
国葬.....	(283)

曼施泰因

军旅生涯.....	(294)
不希望战争爆发的军人.....	(300)
闪击波兰的谋士.....	(305)
陆军总部的失势.....	(315)
关于被剽窃的作战计划.....	(324)
旁观者.....	(334)
拉开东线战役序幕.....	(341)
克里米亚战役.....	(349)

爱子葬尸苏联.....	(358)
德国军人眼中的希特勒.....	(364)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376)
穷途末路.....	(390)
“卫城”作战.....	(402)
1943—1944 年的负隅顽抗	(408)
并非最后的归宿.....	(419)

隆 美 尔

不想当军人

埃尔温·隆美尔于1891年11月15日生于布伦兹的海登海姆，母亲海伦·隆美尔是当地一位显赫的政府官员的女儿，隆美尔的相貌和他母亲相似，并很崇拜她。隆美尔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校长，既严厉又有些迂腐，经常用“这建筑物叫什么名字？那花属于什么科目？”的教育问题来纠缠小隆美尔，使他很厌烦。他们都信仰新教。这个家庭共有兄妹4人，哥哥卡尔自愿从军——仅仅为了逃避考试，他后来成了一名陆军侦察机领航员。弟弟杰哈德成了一名歌剧演唱家。这三兄弟和他们的妹妹海伦都喜欢亲近自己的母亲。

7岁那年，隆美尔开始跟私人教师学习，2年后考进了拉丁学校并在那里读了5年。

1907年的暑假，在跳一条小溪的时候，隆美尔不幸摔断了右

脚踝骨，从那以后，即便是最吸引人的活动，他也不再问津了。

1908年秋天，隆美尔进格蒙登皇家现代中学念书。在学校的后一段时期，他最感兴趣的学科是数学和科学。

他是个面色苍白，体弱多病的青年，从不曾下定决心去过戎马生涯。而是对机械学有所癖好，并对做一名飞艇技师抱有一种朦胧的渴望。14岁的时候，他和一个朋友在家乡的田野里共同制作了一架完整的盒式滑翔机。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得意地夸耀说那架滑翔机飞起来了，尽管飞得还不太远。那时是1906年，当时欧洲才第一次出现有动力装置的飞行物。

然而隆美尔的父亲却极力鼓励不太愿意从军的隆美尔立志于戎马生涯，隆美尔后来也证实了自己是多么适宜于做一名军人。老隆美尔在把自己的学生和儿子推荐给伍尔登堡军队的信中说：“他，健壮，可靠，是一个很好的体操运动员。”然而炮兵和工兵都拒绝了他的申请。1910年3月，第124伍尔登堡步兵兵团通知他去报到，并进行体格检查，医生发现他有腹股疝，好在其它方面都很正常。老埃尔温·隆美尔为此特意安排了一次手术，还给他买了一套军官候补生的军服。这样，7月19日，离开医院后6天，18岁的隆美尔加入了自己的团队，不久就被送入但泽皇家军官候补生学校。

1911年11月，隆美尔从军官学校毕业，军校校长给他写的一份评语说，在射击和操练方面，隆美尔“相当出色”，体操、击剑、骑马“可以胜任”。不过这位校长有些忧虑地说：“他身材中等，瘦弱，体格相当糟糕，而且很纤弱。”此外这小伙子“性格倔强，有极大的意志力和满腔的热情……守纪律，时间观念强，自觉，友善，智力过人，有高度的责任感。”军校校长有先见之明地总结说：“军官候补生隆美尔是一个能干的军人。”

但泽是德国最美丽、到处都有宏伟建筑的港口之一。在这个城市里，军官候补生们常常有幸光临在军官团体中定期举行的舞会。但泽有教养有地位的女孩儿都被邀请出席，年轻的隆美尔的关注

力很快被一位别有风姿、漂亮而又苗条的女孩所吸引，她的名字叫露西·莫琳，不久他们便热烈地相爱了。

1912年1月，隆美尔被授中尉军衔时，仍未向露西求婚。返回伍尔登堡后，他开始每天和露西通信，露西常把自己在舞会上的照片做为名信片寄给他，但隆美尔却总想要更多的照片，他写信告诉露西说，“我仍在等着更多的照片，如果你让我等得太久的话，我会对你恼火的，我希望你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第124步兵团驻扎在靠近斯图加特的威卡尔登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在随后的两年里，隆美尔一直在那里训练新兵。他和其他中尉很少有共同之处，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与他的年龄相比，他显得过于老成持重。他一生都奉行着禁欲主义的原则，同驻地的女人全无来往。后来，当他闻名以后，曾收到过许多女人的邀请信，他风趣地对露西说：“要是我还是一个当年的年轻中尉，有这么多的邀请信该有多好啊！”

1914年3月，隆美尔被派到离家乡不远的乌尔姆第49野战炮兵团的一个连服役。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德国的上空。

1914年7月，他经过申请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团队第124步兵团，其中一个连队近两年的新兵都是他训练的，已经很有感情了。驻扎在坚固的威卡尔登修道院里的团队营房就象一个繁忙的蜂巢，士兵们全都穿上了土灰色的军装。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他的心情是兴奋的，他说，“我回去报到，重新和第7连队的部下聚在一起，很可能我将带领他们参加战斗。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多么快乐、兴奋和期待的神情啊，想必没有比率领这样的士兵和敌人作战更美妙的事了！”还说：“我们的上司动员大家准备战斗！我们向指挥官提出过的保证现在能够而且将用我们的行动加以证实：忠于祖国——至死不渝。”

7月31日下午6点，全团接受检阅，之后动员令下达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就这样把他卷进去了！

他在法国残酷的战场上呆了两年多的时间。在瓦伦尼斯，他的左腿曾被一颗步枪流弹打伤——当时他用一支空步枪同三个法国兵孤身奋战，为此他荣获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

1915年1月13日，隆美尔从医院返回第124步兵团时，正值阿恭纳斯森林里令人疲惫的堑壕战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刻。2星期后，他带着士兵爬过100码带刺的铁丝网，闯进了法军的主要阵地，占领了4个地堡，并凭借这些地堡打退了法军1个营的反攻。在敌人即将发起一次新的进攻之前，他带着士兵顺利地撤出阵地，仅仅损失了不到12个人。

这一勇敢的行动使他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在全团还是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尉如此高的荣誉。

1月里，隆美尔又一次负了伤，这次是被弹片打伤了腿的胫部。伤愈后，他希望自己能被派往新的土耳其战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为此，他甚至还开始废寝忘食地学起了土耳其语。然而，这一年的10月，他却被派到一个新的团队——伍尔登堡山地营，担任连指挥官。经过一年的训练之后，全营6个步兵连和6个机枪排被调到罗马尼亚，德军和俄国军队正在那里激战。

那时，他对战争的热情就已经显露无遗。他手下的一名排长西奥多·威尔纳回忆说：“当我第一次见到隆美尔时，他看上去身体纤弱，似乎有点书生气。但被一种神圣的热情所鼓舞，老是渴望急于行动。几乎从一开始，他那种精神就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渗进了整个团队的生活，大伙起初只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后来这种感觉便戏剧性地增强了，最后，每一个人都被他那种主动、勇敢、豪爽而又令人眩惑的行为所鼓舞。”威尔纳后来成了隆美尔的助手。“任何人一旦被他那富于魅力的性格所吸引，”威尔纳写道，“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战士。无论怎样劳累，他似乎永远不会表现出疲倦，他仿佛看透了敌人，知道他们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的计划往往是

惊人的、出自本能而又很自然，很少有含混不清的情况。他有一种罕见的想象力，这使他能够在最棘手的情况下找出最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在危急关头，他总是身先士卒地召唤我们跟随着他，仿佛根本无所畏惧。他的部下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并无限忠诚于他。”

1917年9月26日，他所在的营被调往一个更为紧迫的战场——意大利北部。自1915年参战以来，意大利军队一直怀着夺回特伦斯特的亚德里亚港的希望同奥地利军队作战。隆美尔随部队到达的时候，在伊索河的边境上双方已经进行了11次激战，后来意大利军队筹划了第12次进攻：在几千门大炮的掩护下，40个步兵师跨过了河流的中段。在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奥地利军队向德国请求援助。作为支援，德军总司令部组建了第14军团，由奥托·冯·贝罗将军指挥，开往伊松索前线。这就是何以在1917年10月，隆美尔再次行进在炮火硝烟之中的缘故。

这里的战场与法国的截然不同——高耸的山峰、无底的深谷、岩石陡立的峭壁、盘绕山梁的迷雾和湍急的河流，便是这个战场令人望而生畏的背景。敌人每发射一颗炮弹都有使奥托·冯·贝罗将军部下的坦克葬在崩落的岩石之下的危险，空中呼啸的子弹溅起锋利的岩石碎片，无论碰到谁都会被打死或致残。下起雨来就会使山上的小溪变成凶猛的洪流，把军官、士兵和驮运物资的牲口无情地卷进死亡的深渊。

冯·贝罗将军目标是插到伊松索河南面的主要防线，这条防线的制高点是高耸入云的蒙特山、库克山、科罗弗拉山脊和1114号高地。每个制高点都有好几万名意大利士兵和构造精良的大炮控制着。德军部队的每个指挥官都争先恐后地去夺取高地。他们知道这将使自己获得荣誉。

费丁南德·舒尔纳中尉是一名勇敢的巴伐利亚军官。他一马当先，残酷地催逼那些勉强的、疲惫的自愿者们前进——无视他们

身上的机枪、弹药等重负——以至部队在到达目的地 1114 号高地——整个科罗弗拉山脊的咽喉之前，有一名士兵由于过度疲劳倒下去死了。由于夺取了 1114 号高地，舒尔纳被授予普鲁士军队的最高勋章：功勋奖章。这使隆美尔感到十分愤怒，他认为这荣誉本该属于他的。

隆美尔和他的部下为突破科罗弗拉阵地进行的战斗异常剧烈，进攻发起的第一天，当夜幕降临时，舒尔纳很有希望地夺取阵地的行动被意大利的防御工事所挫败。那天夜里，隆美尔侦察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发现了一个突破口。天刚拂晓，他的先遣部队便插入意大利人布防的前沿，3 小时后就攻克了库克山。意大利人发现隆美尔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后方，顿时陷入一片恐慌，整个战线开始崩溃，德国步兵乘势从突破口涌入。

然而，功勋奖章却被巴伐利亚人舒尔纳拿去了！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大大伤害了隆美尔。

战后他请求官方军史家对这一纪录做一些适当的修改，他甚至主张未来的版本在提到舒尔纳时应写为“中尉”而不是“上尉”，他倡议帝国政府印一份 14 页的补充说明，对他的功劳作更为详尽的描写——阐明 40 名意大利军官和 1,500 名士兵是怎样向隆美尔中尉投降的。一些士兵又是怎样包围和拥抱他的，怎样把他举过肩上欢呼，怎样赞美他使他们早些退出战争。

不过，隆美尔还有一个获得功勋章的机会。冯·贝罗将军明确地许诺过，第一个登上意大利军队最高点——5,400 英尺高的蒙特山的军官可以获得这枚勋章。隆美尔决心要成为这名军官。

那天黄昏时分，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隆美尔来到了蒙特山的最后一个山峰脚下。他和他的部下都已疲惫不堪，但他仍旧命令他们一个劲地往上冲。隆美尔的先遣队经过 53 个小时的全速行军和战斗，虽然精疲力竭，但他们还是接近了敌人的阵地。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连同在岩石上溅起的碎片，具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杀伤

力。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意大利兵都未来得及逃进附近沟壑里。

意大利人一个个犹豫不决地从掩体后面走出来投降了。上午11点，盘踞在高峰的最后120人也在隆美尔面前投降了。10分钟后，他站立在顶峰上，命令打1发白色、3发绿色的照明弹，宣告自己的胜利。隆美尔第一个登上顶峰，胜利是属于他的。此外，更令人高兴的是，这次行动仅仅付出了1个士兵的生命就赢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

然而这次胜利很快就变得令人沮丧了，总参谋长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第二天宣布说：蒙特山是由勇敢的西里西亚连队指挥官瓦尔特·斯奈伯中尉攻克的。就这样，斯奈伯夺走了冯·贝罗将军允诺的论功行赏的荣誉——令人羡慕的功勋奖章。

显然，斯奈伯攻克的是另一个高地。隆美尔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向自己的营部指挥官斯普诺塞诉说了自己的委屈。斯普诺塞劝隆美尔忘掉这件事，而他自己却在11月1日的急件中特意提到：当隆美尔的先遣队在蒙特山顶峰停留的那1小时里，根本就没有看到西里西亚团队的影子。隆美尔并未沉默，根据许多年后他自己的陈述——他直接向阿尔卑斯军司令官写了一份正式控诉书，声称那枚勋章的所有权是属于他的。然而，唯一的回答是沉默。

失望并没有影响隆美尔的战斗热忱，他率领的小股部队取得的胜利是卓越的。这支小小的部队又解除了800名跑进他们埋伏圈里的意大利士兵的武装，事实上，包括他本人在内，他们一共只有25人。

在隆美尔后来发表的有关美隆格诺恩战役的描述里，描写了自己如何率领先遣队渡过冰封的皮尔弗河，以及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

1个月以后，德皇授予了他所渴望得到的礼物——至高无上的功勋奖章。嘉奖令说：这枚勋章是对他突破科罗弗拉防线，攻克

蒙特山，占领隆格诺恩的奖赏。然而隆美尔更愿把这一奖赏看作是在蒙特山战斗中获得的。

自此以后，他总是用一根绶带把这枚与众不同的十字勋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他知道自己的同行军官对此深感嫉妒，在这一点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战友之情。

当时有资格佩戴这种勋章的人并不太多——这是一种镶金的灰蓝色十字勋章，它闪着耀眼夺目的光彩，系在一根银黑色的绶带上。佩戴这种勋章的大多数人，已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1916年底，埃尔温·隆美尔临时动身到但泽去，在那里和露西举行了结婚典礼。她22岁，黑眼睛，小巧玲珑；隆美尔刚过25岁，笔挺的身材，一头金发，好冲动。

他返回战场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又恢复了——事实上，他们自相识以来，只要一分开，每天都有书信往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对她的感情十分执着，并渴望和她一块过家庭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隆美尔27岁，升任上尉。1918年初，他被派往一个军团参谋部，这段文牍工作的简短经历，使他打消了做一名参谋官的念头。严峻的战争生活已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刚强、坚毅的人，隆美尔不再是一个体弱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壮实的成年汉子了。他用阅兵场上那种刺耳的咆哮和粗暴的举止，弥补了自己性格上的不足。

1919年3月，隆美尔被派往康士坦士湖的弗朗德里查斯芬指挥内务安全连。他能够呆在军队里是很幸运的，战后许多军官都被淘汰了。对这时的隆美尔来说，做一名老百姓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军队就是他的生命。

在希特勒时代到来的最后几年里，德国军队处于一种沮丧、窘迫的境地，然而隆美尔却十分繁忙。1920年10月1日，他到斯登卡德去指挥一个步兵团的步枪连——这支有限军队的一部分是根据凡尔赛条约允许在德国建立的。他在斯登卡德任连队指挥官达

9年,在此期间,他丰富了自己有关战争艺术的知识。他研究过重机枪,并成了一名熟练的射手和装弹手;学会了有关内燃机的一切原理;他抽时间向士兵讲解社会风习,甚至组织他们跳舞;他养了一条狗,开始集邮,并重新开始了他学习小提琴的痛苦尝试,以及把摩托车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他教士兵们如何在山上建滑雪小屋,如何制造折叠船。隆美尔十分强调运动的重要性。

露西也被迫和他一道加入这些艰苦的尝试。婚后的最初几年,以及隆美尔早期的生涯,就这样在平淡的二十年代流逝了。1927年,他让露西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带她到意大利去游览他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1928年,她生了个男孩。隆美尔给儿子取名为曼弗雷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

后来隆美尔所在部队的上级军官向有关部门推荐说,,隆美尔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教官。于是,1929年10月1日,隆美尔被派往德累斯顿步兵学校。

作为一名地位较低的教官,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去培训那些中尉们。“我要教给他们的,首先是如何拯救人的生命。”他这样说。隆美尔从战争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他所需要的指挥官,与那些把优秀的士兵毫无同情心地送上屠场的人截然不同。“应该流汗——而不应该流血。”这是他的一条格言。他要求中尉们充分认识到适当挖壕固守的价值。

在德累斯顿,隆美尔碰到了他在意大利战役中的老对手费丁南德·舒尔纳,正是他在攻克1114高地时获得功勋奖章一事激怒了隆美尔。舒尔纳现在也是一名教官,他是军校校长的宠儿,和舒尔纳一样,校长也是巴伐尼亚人。舒尔纳老是在隆美尔身上恶作剧,而后者常常不知道怎样回报。舒尔纳惯用的恶作剧之一,就是把食堂里的银餐具放进参加正规宴会的客人的衣袋里,然后自己在一旁观望那些勾勾叉叉从客人口袋里掉出时脸上所表现出的那副窘相。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隆美尔身上时,他感到十分不快。

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直延续到死。但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很友好的。当舒尔纳1944年在克里米亚以近乎残暴而出名时，一次，隆美尔恳切地把他叫到一边，诚挚地劝告他最好采用另一种方法。1945年，舒尔纳曾为希特勒的侵苏战争赢得过最后一次重要的胜利，从而为他死后取得了不寻常的“荣誉”。1974年，当他作为一名陆军元帅去世的时候，西德政府向所有办公室秘书宣布，禁止表示任何悼念。

在德累斯顿，隆美尔是最受欢迎的教官之一。他根据自己的战斗经验所讲述的战术课，不仅给学生提供了战术知识，而且也给他们的思想提供了精神食粮，学生们总是很乐意听他讲课。一位高级教官说：“即使在精心挑选的军官群中，他的人品也是出类拔萃的……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能够激励和唤起别人高昂的自信心；他是第一流的步兵和战术教官，他不仅能经常提出建议，更重要的是能使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性格……他受到同行的尊敬和学生的崇拜。”

1933年10月，隆美尔被提升为德国中部哈兹山区戈斯拉一个营的指挥官。第17步兵团第3营的字意是“猎人”。隆美尔主张全体军官都必须学会打猎和射击，直到追踪和厮杀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在这里，整天在森林里骑着马带着枪，他度过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最幸福的两年。从一开始，他就使自己的部下在坚韧不拔方面超人一等。在他担任新职的那一天，他手下的军官们企图以邀请他爬上当地的一座高山，然后再滑雪而下的难题，给他一个下马威。隆美尔欣然同意，而且一连往返三次。当他邀请那些军官爬第四次时，他们全都面容惨淡地连声谢绝，全营上下立刻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为希特勒所“垂青”

1934年，在戈斯拉，隆美尔第一次和决定他命运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偶然相遇了。由于失业人数的增长和好战的不安情绪，纳粹分子在1933年春天攫取了政权。希特勒利用手腕赢得了将军们的支持。他又是怎样抓住较低一级军官们的心？隆美尔的事例就是一个典范。

事实上，隆美尔是个不问政治的人，他憎恨恩斯特·罗姆手下那些冲锋队暴徒。当希特勒采取行动，对罗姆和那些他认为讨厌的老朋友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时，整个军队都以欣慰的心情为希特勒的行动欢呼。隆美尔也同样感到宽慰，尽管他私下向副官表示了自己对大屠杀的批评意见：“元首根本没必要那么做，”他说，“他没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强大权力，否则，他可以用一种更为宽容和合法的办法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他们这次会面是在1934年9月30日，希特勒在喀塞普林堡视察营仪仗队时，旁边跟着有点感到惊讶的小个子隆美尔。他戴着一顶看上去尖得象煤斗似的钢盔，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马靴。他们的会见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1935年隆美尔被派往波茨坦——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摇篮，成了一名新的波茨坦陆军学校的教官。1935年3月，希特勒挑战式地宣布：要扩大德国军队和征兵数额。成千上万名新军官正在接受训练，每批250名。隆美尔特别强调身体素质的重要性，1937年，当他问学员赫尔穆·弗雷叶对这种训练有什么意见时，弗雷叶满怀敬意地回答说：“清晨两个小时的体育训练太多了，我们太累，不能很好地听课。”隆美尔咆哮着把他骂走了。

1936年9月，在希特勒真正注意到隆美尔之前，他曾被抽调